

第一章

都閩王朝，元碩六年。

後宮傳來陣陣娃兒的哭泣聲。

哭泣聲又響又亮，從後宮西二街的咸福宮轉進隔壁的長春宮。

賢妃一抱過孩子，便有御醫趕到，賢妃立刻吩咐宮人去準備熱水和布巾，瞬間長春宮裡眾人忙得有些手忙腳亂。

一抹小小身影，經過咸福宮時，瞧見他父皇就跪坐在前殿裡，懷裡像是正抱著什麼，一群宮人全都跪在殿外。

男孩身穿紫色繡金線錦袍，長髮紮成辮，小巧臉蛋上嵌著一雙狹長美目，五官立體出色，是皇族特有的俊美。

他皺了皺眉，覺得這兒安靜得好詭異，而他母妃的長春宮又吵得有些奇怪。

「小主子，咱們先回長春宮吧。」貼身太監清福拉著他。

雖然他年紀也小，也不是挺清楚咸福宮裡發生什麼事，但是光看皇上那不尋常的舉動，再加上一大票下跪的宮人，這陣仗怎麼看都覺得不對勁。

「可是父皇……」

瞧他想要進咸福宮，清福趕忙拉著他回長春宮。「小主子，咱們先走先走。」

「清福。」他不滿地抿緊嘴，卻還是乖乖回去。

一回長春宮，正好瞧見母妃送御醫到殿外，彷彿還仔細地在詢問些什麼。

「母妃。」他軟聲喚著。

賢妃看了他一眼，以眼神安撫著他，再跟御醫問了兩句，便將御醫送出殿外，要宮人趕緊熬藥，還要女官先帶他離開。

「奕珍，把肅兒帶到寢殿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母妃……」

「肅兒，要乖。」賢妃話落，隨即轉身離開。

尉遲肅不禁愣住。

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忖了下，他乖順地跟著女官走，回到自己的寢殿，卻是假裝要讀書，趁著女官正在和清福說什麼時，便一溜煙地溜出寢殿。

長春宮有兩大前殿，再加上三座後殿，總共有二十間房，佔地極大，但是他不需要費心，只要循著哭聲就可以找到母妃現在人在哪裡。

不一會兒，他來到母妃的寢殿，外頭的宮人一瞧見他，朝他行了禮，他擺了擺手，溜到屏風後頭偷觀著，就見一個娃兒躺在母妃的床上，而一個宮人抱著一簍沾滿血跡的衣物要離開。

他怔了下，立刻衝到床邊，直盯著賢妃瞧。「母妃，妳哪裡受傷了？」

「肅兒？不是要你回寢殿？」賢妃低斥著。

「可是……母妃，妳先告訴我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為什麼那宮女拿出去的衣裳上都沾著血？」

將他的焦急不安看在眼裡，賢妃一把將他摟進懷中解釋，「肅兒，那不是母妃的

血，是……」

一聽不是母妃的血，尉遲肅心裡稍安了下，意會地看向床上的人兒。「是他？」他認出那張蒼白的小臉，這人就是隔壁的壞東西。

打從他出生之後，父皇就不太來長春宮了……這壞東西已經把父皇給搶走，難不成現在還要跟他搶母妃？

「肅兒，往後粲兒會在這裡待下，你要跟他好好相處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他不太想理壞東西。

「因為粲兒是你的弟弟，你這個當哥哥的本來就該疼惜弟弟。」

見母妃凝凜著臉，尉遲肅儘管心裡不願，但也只能乖乖地點頭。可是，他心底還是有疑問。「那他為什麼跑來長春宮？」壞東西就住在隔壁的咸福宮，而且他也有個母妃的呀。

「肅兒，不要多問。」賢妃輕斥著。

尉遲肅不懂為什麼不能問，可是他瞧見母妃的臉色很不好看，所以他就乖乖地閉上嘴，反正多個弟弟也沒差……只要別跟他搶母妃就好。

然而尉遲肅最擔心的事發生了。

賢妃從早到晚都和尉遲粲在一起，就連睡也睡在一塊，教他氣得牙癢癢的。

果然……弟弟不是個好東西，跟他搶母妃。

對付壞東西的方法，就是整他。

等尉遲粲身上的傷好了，開始下床走路，尉遲肅就故意絆倒他，見母妃回頭，他再趕緊抱著他，安撫他不哭、親親他的臉，母妃就會摸他的頭，誇他好乖，是個好哥哥。

哼，好哥哥三個字值錢嗎？

他才不在乎那點小事，他只是不滿母妃被壞東西搶走。

要把母妃搶回來的最好法子，就是時時守在這壞東西的身邊，先整得他哭爹喊娘，再把他抱進懷裡。

而且，他還自告奮勇，要壞東西跟自己一起睡，因為只要跟他一起睡，壞東西就不會再纏著母妃。既然他不能跟母妃一起睡，壞東西當然也不可以。

然而，隨著壞東西一日日長大，他也開始嚐到苦頭……

「大哥，你要去哪？」

十五歲的尉遲肅才剛踏出勤思殿，隨即被尉遲粲給攔截。

「關你屁事？」他瞇眼瞪著他。

這壞東西很怪，怪在他長得濃眉大眼，小臉卻白白嫩嫩，像顆小包子，讓他常常手癢很想捏。明明都已經十三歲了，還是一張分不清男女的臉龐，尤其是那一雙總是噙著水氣的眸，讓他常常想把他弄哭。

可是，天天膩在一塊，該玩的該整的也都做得差不多，現在瞧著他真的是教他煩透了。

「可是，大皇子，賢妃娘娘說了，兩位皇子一離開勤思殿，就得立刻回長春宮。」清福青澀的臉龐苦得像是要滴出膽汁似的。「大皇子最近都遲了一、兩個時辰才

回去，奴才……」

大皇子不回去，二皇子也不敢先回去，就怕賢妃娘娘一問不知道要如何處置，害得他們倆都得在外頭晃個一兩個時辰才敢回長春宮。

「本皇子要你先將二皇子帶回去，囉唆什麼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我要跟母妃說。」尉遲粲突道。

他微瞇起眼。「你敢威脅我？」這壞東西好大的膽子，是上哪學壞了，竟然敢威脅他。

「不是，而是母妃說，大哥去了哪，都得跟她說。」尉遲粲軟著語調，露出討好的笑。「只要大哥帶我去，我就不跟母妃說。」

「……」這不是威脅是什麼？

他十五歲了，在宰相太傅的教導之下，他大致瞭解自己的處境。他雖貴為皇長子，但不是嫡出，身分比不過排行老三的皇后之子尉遲禦，所以他必須趁現在開始加強自己的本事，不管是讀書還是武藝，他都不想輸給尉遲禦。

唯有自己有一番作為，母妃才能安享天年。

要不然，他底下那麼多個弟弟陸陸續續出生，他若不爭氣一點，就怕父皇把母妃給忘了。

「大哥？」小手緊揪著他。

「誰是你大哥。」尉遲肅一把扯開他的手，飛快跑向勤思殿外的拱門，存心讓他和清福都追趕不上。

天天帶著壞東西在身邊，上勤思殿讀書時也是一起，可壞東西只要一摸到書就睡著……這壞東西是注定沒用了，但他可不一樣，他有雄心壯志，好不容易要太傅奏請父皇替他找了鎮國公教他武藝，他才沒時間陪壞東西耗。

尉遲肅一溜煙地跑了，然而才跑過拱門，便聽到後方一陣奚落哄笑聲，他猛地停下腳步，踅回拱門邊。

「走開，沒人要的。」開口的人是才滿十二歲的容妃之子尉遲佑。

「對呀，走開。」

尉遲肅微瞇起眼。那一票才剛進勤思殿讀書的笨弟弟們，竟然將粲兒給圍了起來。

「我才不是沒人要的。」尉遲粲小小聲地說著，兩泡淚已經在眸底待命。

「你就是沒人要的，我母妃說，你根本就不是父皇的孩子，所以父皇不要你了。」

一位小皇子說著。「就連你母妃也不要你……嘿嘿，你怎麼不跟你母妃一起死？」

怎麼那一刀刺得那麼深，你還不死？」

尉遲肅雙手環胸，靠在拱門邊。

真的是很欠教訓的死小孩，不說點陳年舊事，心裡就是不舒坦？

他後來聽說，粲兒的母妃珍妃不知何故，竟失心瘋地要殺粲兒，她以為粲兒已死，隨即引頸自刎……所以父皇才將粲兒交給母妃教養，對外也一律聲稱粲兒是他母妃所生。

也就是說，他小時候看到的那一幕，便是珍妃自刎而死，父皇遲了一步趕到……

當然，這也是聽說，至今他仍不知道事實的真相。

然，也不知道怎地，父皇從那之後甚少到長春宮探視粲兒，彷彿將他給忘了一樣。看粲兒的反應，他似乎不怎麼訝異，究竟是他早已被人這般取笑過，還是他還記得當初的事？那年他不過三歲大，他還記得嗎？

「胡說……」尉遲粲就連反駁都細聲軟語，裹著濃濃鼻音，一雙小手不斷地絞著，像是在壓抑自己的情緒一樣。

「才沒胡說，瞧，你跟咱們長得都不像，肯定是你母妃偷人生下你，最後才畏罪自殺。」

與此同時，在那些皇子身旁伺候的太監，也跟著一鼻孔出氣，不斷地吆喝著鼓譟著。

尉遲肅撇撇唇，心裡想著，粲兒當然不像他們，誰像他們一個個長得尖酸刻薄樣，平心而論，粲兒長得很討喜很可愛，烏亮的大眼像是黑琉璃般，小嘴紅豔豔的，教人想咬上一口。

就是因為長得太可愛，他才想欺負他、整哭他，至於其他弟弟，他連捉弄的興趣都沒有，甚至覺得跟他們當兄弟好羞恥。

更惱人的是，清福到底是在幹什麼？

粲兒懦弱就算了，清福居然沒替主子出頭，反倒是躲到主子身後……這是什麼奴才？簡直是糟透了。

「胡說、胡說……」

「哈哈哈，哭了……好沒用……」

尉遲肅見狀，無奈地嘆口氣。

這壞東西有夠笨的，被人取笑欺負，也不知道要揍個兩拳，讓他們知道他是二哥，反倒是被弄哭……真是夠了！

「粲兒。」搖了搖頭，他走出拱門外喊著。

「大哥！」尉遲粲一見他，立刻笑逐顏開。

「你們這是怎麼回事？難道你們不知道阿粲是二哥？」尉遲肅走近，一雙美目此刻銳利的來回掃視著。

「他才不是二哥。」

「尉遲明，你再給我說一次，信不信我到端妃面前告狀？」

「告狀啊，我才不怕你！」排行老五的尉遲明，小小年紀已經被寵得無法無天。

「是嗎？」他勾笑道。

莫名的，那抹笑教人畏懼，霎時一票皇子都靜得鴉雀無聲。

「大皇兄，大夥不過是玩鬧而已，那是因為二哥太可愛了。」皇后之子，嫡長子尉遲禦笑道。

「喔？就算是玩鬧也該適可而止。」可愛也是他才能玩的，他們憑什麼？他回過頭，一把牽住尉遲粲的手。「走了。」

「嗯。」尉遲粲緊緊地反握住他的。

「清福，你先回長春宮。」他低聲吩咐著。

尉遲肅逕自帶著尉遲粲走。他才不管後頭那票弟弟們到底是何心思，反倒是這壞東西，教他不知道該丟到哪去。

想了想，他決定帶他去找鎮國公一起練武，把自個兒練得夠強，就不怕別人欺負，也就不需要他替他操心。

瞥了尉遲粲一眼，瞧他眼眸還紅通通的，尉遲肅不禁抽動眼皮。

「壞東西，下次見到他們，不管怎樣，都不准哭。」他叮囑著。「寧可揍他們一頓，都不准哭。」

在這皇宮內苑，要是被小小揶揄就哭，日子還要不要過？

「我不是壞東西，而且他們人好多，我打不贏……」

他無奈地閉了閉眼。「隨便啦，反正記住我的話就對了，要是打不過又真受不了的時候，大不了你就走開，懂不懂。」至少別傻愣愣地站在原地任人欺負。

「喔。」

想了下，尉遲肅故作漫不經心地問：「他們常這樣對你？」

雖說他們倆一起住在長春宮，待在一起的時間很長，但他不曾聽他說起這些事，可是從剛剛的情景看來，這事似乎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。

「嗯，然後阿禦就會幫我。」尉遲粲沒心眼地道。

「禦？奉勸你離他遠一點。」

「阿禦對我很好啊。」

聽著，尉遲肅不快地甩開他的手。「你要是覺得他比較好，就去找他，別黏著我。」搞不清楚狀況的笨東西，剛才那情況，怎麼看都是尉遲禦在後頭主導，等到他出現，尉遲禦才收尾裝好人。

啐，那種伎倆，他要是看不穿，這些年就白活了。

後宮鬥爭，爭的不只是權勢地位，更有不少宮人為了自保或要攀權附貴，機關用盡，他看多了。

「我只要大哥就好。」尉遲粲趕忙死死地抓著他。「我最喜歡大哥了。」

「你要真喜歡我，怎麼被人欺侮了這麼久，都不曾聽你提起？」他板起臉問。

「我不想讓大哥和母妃擔心啊……」

尉遲肅聽了，微微一愣，意外這壞東西竟有如此細膩的心思。「我告訴你，那是他們無聊鬧著玩的把戲，不是真的，你聽聽就算了。」

尉遲粲聞言，笑得苦澀。「……他們說的都是真的……我都記得。」

「那就忘了。」果然如他所想，笨東西之所以不反駁，那是因為他無法反駁，因為他還記得那年發生的事。

尉遲粲開口還想要說什麼，最後卻抿了抿嘴，豪氣地答應，「好，我忘了。」既然大哥要他忘，他就全都忘了。

「還有，我告訴你，歷代皇族中總有幾個沒有出現皇族特徵，你沒必要放在心上。」尉遲肅狀似漫不經心地安慰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藏書閣的皇家史冊裡有記載，不信我帶你去看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尉遲粲乾笑著，很怕自己去到藏書閣就會不自覺地睡著，再者他明白，大哥是刻意對他說這些話，要他別胡思亂想。

尉遲肅沒轍地嘆口氣。「算了，我帶你去個好地方。」

「真的？去哪？」那個好地方，就是大哥每天消失一、兩個時辰的地方嗎？

「別太高興，要是玩完之後，難受得掉淚，我可不管你。」

「我再也不哭了，大哥沒說可以哭，我就不哭了。」

「最好是。」他哼了聲。

都闐皇宮以戲央宮為正中，前三殿為皇帝處理政事、慶宴和早朝的地方，後頭五座寢殿一字排開，由前殿穿廊而過。

六部和軍務都所則從戲央宮兩旁延展開，而武校場，就在軍務都所的後方，是一青石板鋪成的大廣場。

此刻，武校場上，戰鼓聲起，掌軍務都所的鎮國公桂盛其正站在樓臺上，觀看武騎營的陣式排練。

尉遲粲被廣場上壯盛威武的軍容給震懾住，小嘴微張著，看得一愣一愣的。

「好玩吧。」尉遲肅趁機掐他臉頰。

「好厲害，大哥……」

「喔？」尉遲肅有些意外地看著他。

原以為他生性膽小，說不定會被這場景給嚇住，沒想到沒被嚇住，反倒一雙大眼睛熠熠發亮著。

「大皇子，他是誰？」一個身穿深紅衣袍、長髮挽成雙髻的小姑娘，小跑步來到他們面前，直睇著尉遲粲。

「無禮，他是二皇子。」尉遲肅斂目低斥。

「他看起來怎麼這麼小？」

她不斷逼近，嚇得尉遲粲躲到尉遲肅的背後。

「那是因為他年紀小，等他長大之後，妳就知道了。」感覺尉遲粲緊抓著自己的衣袍，他不禁感到好笑。「粲，不要怕，這位是鎮國公的小女兒桂肖如，她小你兩歲。」

他曾想過，粲兒之所以比晚他一年出生的尉遲禦還矮小，可能和他小時候受傷有關。

「……妳好。」他怯生生地打招呼。

桂肖如不由得皺起眉來。「你帶他來幹麼？練武嗎？」

「不成嗎？」

「他行不行啊？」

「不試試，誰知道？」

桂肖如思索了下，聽見戰鼓聲乍止，忙道：「等我一下，我去找我爹來。」說完，一溜煙地跑了，速度快得驚人。

「大哥，她跑好快。」尉遲粲再次訝異得微張小嘴。

「你啊，爭氣點，別連一個小姑娘都贏不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沒有可是，想要在宮裡活下去，你至少要有一樣過人之處。」

「喔……」

未幾，桂盛其下了樓臺，來到兩人面前，抱拳作揖。「見過二皇子。」

沒人對他這般有禮過，尉遲粲見了嚇得忙揮手。「不用、不用。」

「不用什麼？」尉遲肅想也沒想地往他的頭上打下去。「這是宮規，太傅在上課時，你到底都在幹什麼？」

「……」如果他說睡覺，大哥是不是又要打他了？

「桂都督，二皇子想要一道練武，不知道成不成？」懶得理他，尉遲肅沉聲問著，小小年紀，已有不怒自威的皇族霸氣。

「這個嘛……失禮了。」桂盛其先拱手，再動手按著尉遲粲的肩骨和胛骨，眼睛一亮。「可以，而且二皇子的根骨奇特，說不定極適合練武。」

「喔，那麼就讓他一道吧。」

「那麼……先跑個二十里吧。」

尉遲粲困惑地偏著小臉看向大哥。二十里？有多遠？

沒一會兒，尉遲肅帶著他從武校場的東邊跑到西邊，來回跑著。

武校場由東到西，單趟約莫一里路，二十里便是來回十趟。

然而來回一趟之後，尉遲粲已經漲紅小臉，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說是跑，倒不如說是走得歪七扭八。

他快要喘不過氣，覺得眼前的景物是歪斜的，而他的大哥已經又折返，跑著接近他，他趕忙道：「大哥……我不行了……」

「那你回去吧。」說完，像陣風般地從他身旁掠過。

尉遲粲回頭，瞧大哥跑起步來像風一樣，他咬了咬牙，邁開步子，想跑，可是他的身體好重，手腳不聽話……

「大哥……」待尉遲肅從身後跑來時，他急喚著。

「回去！」話落，又像陣風般地掠去。

尉遲粲忍不住扁起小嘴，眼淚在眸底打轉著。

突地，身後又有人跑來，用更快的速度掠過他身側。

他呆住，見那身影瞬間變成黑點……接著，就連桂肖如也像風般輕盈地從他身旁呼嘯而過。

為什麼……為什麼大家都能跑這麼快？

正疑惑著，那抹黑點折返跑到自己面前，形成一片好大的陰影籠罩住他，對方沉聲道：「慢慢吐納，每跑一步就順一下吐納，這樣胸口就不痛了。」

「墨澈，他是二皇子，和你同年，你們好好相處吧。」桂肖如像陣風般颳過。

同年？尉遲粲怔愣地看著比自己高了一顆頭的墨澈，感覺真的好挫折。

怎麼辦，他不愛讀書，老是被其他手足笑他笨，如今連跑步都不行……他到底還能幹麼？

「墨澈，不要理他，隨便他。」尉遲肅過來，拉著墨澈跑了。

尉遲粲連撒嬌都來不及，人已不見蹤影。

「二皇子，你真的好糟呀……」桂肖如踅回跑到他面前，咂著嘴。「要不要我倒著跑讓你？」

他咬著牙。「不用！」

他可以跑，也許一開始沒辦法跑很快，但是只要天天練習，假以時日他一定可以跑得像他們一樣快。

如此鼓舞自己，儘管跑得歪歪斜斜，但他還是堅持地跑著、不斷地跑，就算雙腿重得快要抬不起，他還是不放棄，直到他眼前一黑——

「啊，二皇子倒了！」桂肖如喊道。

尉遲肅快步跑到他身旁，無力地閉上眼。

完蛋，他一定會挨罵。

如他所料，當尉遲肅背著尉遲粲回長春宮，賢妃就冷著臉派人去找御醫，安置尉遲粲躺下之後，御醫也到了，診治過後，得知尉遲粲不過是體力不支昏厥罷了，只要好生休息，大致上是沒有問題的。

賢妃聞言，鬆了口氣，但送走御醫之後，立刻換上晚娘面孔。

「肅兒。」坐在床畔，她冷聲喊著。

尉遲肅想也沒想地雙膝跪下。「母妃，我知道我錯了。」

「錯在哪？」

「我不該帶粲兒去武校場。」他垂著臉。

「你為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他斟酌了下，決定從頭一一道來。「我……粲兒在勤思殿被其他弟弟欺負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，可是他從未說過。」

「是嗎？」她不捨地輕撫著床上人兒的小臉。「這孩子怎麼都不說？」

「是啊，要不是我發現，他恐怕都不會說，他說了，不想讓我和母妃擔心。」

賢妃一聽，美目盈著淚。

「可惱的是，這事清福也沒提起過，我猜肯定是粲兒不讓他說……可一遇事，清福非但沒替粲兒出頭，反倒還躲到粲兒身後，我在想乾脆換個太監吧。」不是他要嫌，實在是清福太弱了。

他其他弟弟身旁的太監，一人吐一口口水，肯定把清福給淹死。

「你不懂，清福這樣剛好。」賢妃嘆口氣。

在宮中，能找到幾個沒心眼的宮人服侍？清福不懂勾心鬥角，不懂爭權奪利，這是好事。

「哪裡好？」

「你還沒跟我說，為什麼要帶粲兒去武校場。」

「我……我瞧粲兒對讀書沒什麼興趣，又被其他弟弟欺負，所以我想……至少要練好身子吧。」要是哪天真起了爭執，至少可以痛扁對方一頓，嚇唬嚇唬他們也

好，終究能建立一點威信，省得他們老是找碴。

「練好身子，好讓他們兄弟打成一團？」賢妃冷睨著他。

「母妃，是他們欺人太甚。」

「我是怎麼教你的？為什麼你連母妃的話都不聽？還有，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去武校場的，為什麼我不知道？」

尉遲肅聽著，突然覺得自己好委屈。「母妃……父皇都不來，我想要多學習，長大之後才能有所作為，這樣子……」

「不要，我不要你太出鋒頭。」賢妃起身，拉著他到自己跟前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……你想當太子？」

尉遲肅垂下臉。「只有我當太子，母妃才能母憑子貴，才能有好日子。」

「你覺得母妃現在過得很不好？」

「父皇都不來。」

「傻瓜，那是有原因的。」

「什麼原因？」

「肅兒，現在跟你說這些還太早，但是你要記住母妃的話，母妃不要你鋒芒畢露，因為人一旦爬得越高，吹到身上的風會越強，人就容易從高處掉下來。」賢妃語重心長地道，輕摟著他。「母妃不要你當太子，只求你平安順遂過一生。」

皇宫就像是座圍獵場，一個行差踏錯，就會導致無法挽回的局面。

她怕兒子鋒頭太健會引來一些人的注意，到最後……她恐怕也不能保住他。

尉遲肅似懂非懂。「可是……這麼一來，我就不能保護母妃和粲兒了。」雖然他老嫌壞東西很煩人，可是真要他坐視壞東西被欺負不管，他做不到。

但代替他出頭只是一時的，倘若自己的手中無法掌握什麼，往後拿什麼保護粲兒和母妃？

「你還太小，母妃保護你。」

「可是我會長大，我要趁著還小的時候趕緊學習。」他必須學得更多，就算不當太子，他也要有能力保護最重要的人。

「聽話！母妃要你答應，從此以後，不再到武校場，也不准再帶粲兒去。」賢妃突地板起臉。

「我……」

「母妃。」床上的尉遲粲不知何時醒來，輕喚著。

賢妃隨即垂眼望去，勾笑道：「粲兒，醒了就好。」

「母妃，我還想去武校場。」他啞聲說，覺得喉頭乾得像快要裂開一樣。

尉遲肅看他一眼，隨即替他倒了杯茶，扶他起身，小口餵著。這讓他好驚訝，不懂大哥怎會知道他口渴得緊。

「你為什麼想去？難道你還沒受夠教訓？」賢妃嘆口氣。

「可是……我真的太弱了，我連桂肖如都跑不贏。」想起桂肖如說要倒著跑讓他，他就覺得自己太丟臉了。

「桂肖如是誰？」賢妃不解地問。

「她是軍務都所桂都督的女兒，跑得很快。」尉遲肅輕聲解釋。

賢妃輕呀了聲，依舊不解。「就算跑得贏又如何？」

「至少，我不會被人笑是沒用的二皇子。」尉遲粲可憐兮兮地扁起嘴，拉著賢妃的手。「母妃，好不好……我想再跟大哥一起去校武場，要不然，我真的會變成一無是處的人。」

「你這孩子，到底在胡說什麼？」

「母妃，讓他一道去吧，跑個幾次，他要是累怕了，就不肯去了。」尉遲肅見狀，趕忙見縫插針。

「這……」

「母妃，再讓我試試嘛，我要是真的怕了，就絕對不再去。」

「母妃……」

兩個孩子，一人一手地拉著扯著、軟聲撒嬌著，教賢妃沒轍，最終只好點頭答應，但前提是，兩人得先去沐浴，洗去一身的汗臭味。

兄弟倆到露華池泡澡，尉遲肅想了好久，終於開口道：「粲兒，謝了。」

「謝什麼？」他不解問。

「要不是你求情，母妃肯定不會再讓我去武校場。」粲兒開口說要去，看似為自己，實則是替他請命。

這壞東西，比他想像的還要聰明一些。

尉遲粲用水潑著臉。「我總不能給大哥惹麻煩吧，況且大哥對我很好，我都沒說，你就知道我渴了。」這一點，他心裡是感動的。

「那是因為我一開始跑的時候也是如此。」尉遲肅微揚眉道，頓了下，再問：「可是，上武校場跑步，你要是又昏厥了，怎麼辦？」

「先扶我到一旁休息就好呀。」

「你真的想跑？」

「嗯，我一定要贏過桂肖如不可。」

尉遲肅不由得抿嘴低笑。

不想告訴他，就連自己也跑不贏桂肖如……甚至當墨澈跑起來時，想要摸他的髮都摸不著呀，想要贏過他們……得要練很久很久。

第二章

該說是資質問題？還是桂盛其說得奇準無比？

一個月後，尉遲粲竟跑贏了桂肖如。更可怕的是，再過一個月，他已經可以舞出一套棍法，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創出一套棍法，讓桂盛期讚譽有加。

面對他一日千里的進步，尉遲肅非但沒有生妒，反倒甘拜下風。

「看來二皇子確實是個練武奇才。」看著在烈日下舞棍的尉遲粲，桂盛其由衷讚嘆。「尋常人要領悟一套棍法，至少也要三個月，而二皇子不過十三歲，竟然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就參透，而且還能自創棍法，未來在武藝上的成就令人期待。」尉遲肅聽著，唇角不禁勾彎，彷彿被誇的是自己似的。

桂盛其話盡，才意識自己誇得太無保留，正想要稍作彌補的誇讚尉遲肅時，卻見他勾彎著唇，當下垂眼頓了下。

「大皇子對於我的說法，沒有任何感覺？」他試探性地問。

「我該有什麼感覺？」

桂盛其突然微笑。「大皇子極有容人雅量。」這是誇讚，皇子之間容易互相比較，甚至因此心生嫌隙，繼而生妒。

尉遲肅看了他一眼。「是嗎？論武，也許我比不過粲兒，但是比腦袋，我可不見得會輸他，這一來一去，咱們之間是打平的。」

也許是兩人從小一起長大，和其他兄弟間相處的狀況不同，所以他壓根不嫉妒，甚至是以粲兒為榮。

回長春宮之後，他發現尉遲粲手中多了幾本兵書。

「你看兵書？」兩人沐浴後，用過膳，尉遲肅捧著書上軟榻，發現尉遲粲也抱著書坐到他身旁。

「我瞧肖如看得很愉快，所以我也想要看看這些書到底有多好看。」

尉遲肅一聽，略微不滿地說：「怎麼你瞧我看了那麼多書，我也看得那麼有趣，你卻一點也不想跟著我看？」

「因為……」尉遲粲垂下臉。

他試過了，可是書一翻開，腦袋就往下垂了……他也很不願意的。

「你倒是跟桂肖如相處得不錯嘛。」他哼了聲，翻開書，懶得睬他。

「嗯，我發現肖如其實人很好，壓根不藏私，會跟墨澈一起教我怎麼跑、怎麼舞棍。」說著，他翻開書，用力地張大眼，以防不小心睡了過去。

但這書很艱深，艱深到他……「大哥，這是什麼字？」

尉遲肅看了一眼，眼角抽動著，一把將擺到他面前的書塞回尉遲粲懷中。「想看懂是什麼字，你在勤思殿時就給我好好用功！」

尉遲粲只能抿緊嘴，死瞪著那怎麼看都很面生的艱澀文字。

看到最後，雙眼像是被人偷偷灌了鉛，他不自覺地打起盹，直至尉遲肅身上靠去。

「熱死了，走開。」想也沒想地，尉遲肅一掌將他推開。

「大哥……」他可憐兮兮地扁起嘴。「你都不教我，我就睡著了。」

「誰理你，明天自己去問太傅。」

尉遲粲哀怨地收起兵書，默默地爬上床。

翌日，他頭一次在勤思殿沒睡著，甚至還追著太傅問了不少艱深的文字。

尉遲肅冷眼旁觀著，就是不教他，要他自個兒學，要不就試著向太傅詢問，他得學著自立。

而一離開勤思殿，剛好碰上碎陽城的馬商將勇猛的赤目馬送進宮，讓軍務都所進行每年一回的馬匹採買，尉遲粲第一次瞧見馬兒，興致勃勃地立刻衝了過去。

「粲兒！」尉遲肅急忙喊著，拉住他，就怕他不諳馬兒習性，貿然接近，會讓馬兒凶性大發。

「大哥……」

「我們玉家的馬全都是經過訓練的，只要從正面靠近，是不會傷人的。」開口說話的是個看起來不過十歲大的男童，他是馬商玉家的少爺玉衡之。

「真的？」尉遲粲看著那一匹匹有著猩紅瞳眸的馬，牠們又高又壯，他站直身子不過比馬腹高一點。

「你試試。」那男童拉著他的手輕撫馬兒。

尉遲粲不禁雙眼一亮。手下的馬鬃比他想像的還要來得柔軟，而且這馬雖然看起來凶惡，實際上卻極為溫馴，他一摸，便整個迷上了。

「馬兒是很可愛的。」

「真的……」尉遲粲來回輕撫著馬鬃。

「過來，我教你騎。」

「這馬兒太高大了。」

「這邊有小馬。」玉衡之指向後頭的小馬。

「真的？」尉遲粲興奮的跟著他跑去。

「保護好二皇子。」尉遲肅立刻吩咐武校場裡的人跟上。

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著他的身影，瞧他真躍上馬沒多久就策馬跑著，自己是膽戰心驚，直怕他會摔下馬。

「哇，有沒有這麼厲害，二皇子以前有學過騎馬嗎？」桂尚如從另一頭衝了過來。

「皇子沒有師傅在旁，不是不能隨意學騎馬？」

「那可不一定，大皇子以往也跟著我一起偷騎馬。」

低沉的嗓音傳來，尉遲肅沒抬眼，一把力道已經往他的肩頭一按。

「賓，你怎麼進宮了？」他一瞧，問候道。

尉遲賓是興臨王世子，是尉遲肅的堂兄，加上賢妃的妹妹是興臨王的偏房，兩人之間還算交好。

「皇上說要給我父王幾匹馬，我父王便要我來挑。」尉遲賓擁有皇族特有的美目，但舉手投足間爽朗大器，沒有半點架子。

「那你得先問桂都督，要不就等駢驥院的人點算後再挑。」

「都好，是說……你在看什麼？」尉遲賓瞇起眼，順著他的視線望去。

尉遲肅還沒搭腔，就見尉遲粲騎著的那匹小馬越跑越快，像是快要失控，他想也沒想地往前衝去，拉了一匹馬便跨上飛馳而去，直追向尉遲粲。

「這是……」

尉遲賓看得一頭霧水，突地聽到後頭有人高喊著——

「皇上駕到！」

所有人全都集合到武校場邊上，恭迎聖駕。

身穿明黃龍袍的尉遲慕親臨，桂盛其、尉遲賓和馬商玉克麟、駢驥院的人立刻迎上前去，報告今年採買的數目和分配數目，自然也包括了馬兒的良莠。

尉遲慕聽著，卻突地聽見嘻笑聲，不由得抬眼望去。

就見武校場另一邊，有一大兩小的馬匹在奔馳著，傳來陣陣笑聲和怒斥聲。

「那是誰？」他問。

桂盛其看了一眼，忙道：「啟稟皇上，在大馬上頭的是大皇子，前方騎著小馬的是二皇子，至於最前方的是……馬商玉家的小少爺。」

玉克麟嚇得立刻跪下。「皇上恕罪。」

尉遲慕大手一擺，對著桂盛其下令，「去把他們叫過來。」

「遵旨。」桂其盛趕忙要下屬策馬將三人引回。

不一會兒，三個人全都被逮回，一併跪在尉遲慕面前。

尉遲肅緊抓著尉遲粲的手，心想著父皇要是怪罪的話，該如何讓粲兒脫身。他絞盡腦汁，卻感覺有人在輕撫著自己的頭，不禁微愕抬眼。

「父皇？」尉遲肅誠惶誠恐地喚道，瞧他面無責難，倒是勾著一抹玩味的笑，心頭略略放鬆一些。「父皇恕罪，兒臣和二弟不曾見過這麼多馬匹，所以一時玩興大起，還請父皇恕罪。」

「何罪？」尉遲慕問著。

這問話教他一愣。

要怎麼回答？中規中矩地回答，還是拐個彎，取巧奉迎地回答？

「父皇，兒臣沒有告知桂都督就偷偷騎馬，是兒臣不對，跟大哥一點關係都沒有。」

尉遲粲卻急急開口，「大哥是來阻止我的，大哥沒有錯。」

「粲兒！是我沒有監督，是我的錯！」尉遲肅惱火地扯著他。

這笨蛋，要開口也不會挑時間看地方，偏在這當口強出頭！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皇上，大皇子和二皇子，像不像當年我爹和皇上一般呢？」尉遲賓笑著打圓場。

「皇族之間能這般兄友弟恭，是一大幸事。」

尉遲慕但笑不語，摸了摸尉遲粲的頭。「你已經長這麼大了……」

尉遲粲錯愕地看著他。他已經太久沒見過父皇，只覺得他比記憶中的父皇還要蒼老許多。

「喜歡剛剛那匹馬嗎？」他問。

「嗯。」

「那就賜給你吧。」

尉遲粲驚詫之餘，不忘問：「那……大哥的呢？」

尉遲肅聞言，嘴角抽動著。父皇沒降罪反而賜馬，這笨東西就應該要感動得痛哭流涕了，竟然還敢替他討賞，真是個搞不清楚狀況的傢伙！

「一併賜馬吧。」

尉遲肅聞言，趕忙壓著尉遲粲的頭，伏身喊道：「謝父皇。」

此事平安落幕，回長春宮沐浴時，尉遲肅火大地開罵，「你這笨蛋，居然跟父皇討禮物，你是活膩了不成？」

「可、可是，只有我有，那不是很奇怪？」尉遲粲小小聲地反駁著。

「你才奇怪，父皇給你的，你欣然接受就是，幹麼扯到我？」

「這樣不公平啊……況且咱們騎馬時，我瞧大哥也騎得很開心，我想你也很想要才是。」

尉遲肅不禁怔住。原來真不是錯覺，這壞東西的心思確實是相當細膩，他不是傻，而是不想爭、不想計較……

「反正，往後要是再有這種狀況，你就別管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」

「喔。」尉遲粲掬水往身上潑，想起今日縱馬馳騁的快意，便笑瞞了眼。「對了，我跟衡之約好了，改天要去碎陽城，到他家的馬圈走走。」

「誰是衡之？」

「就那個馬商玉家的少爺啊。」

尉遲肅聽著，哼了聲，覺得不想泡了，索性起身。

「大哥，等等我。」見他起身，尉遲粲也不泡了，跟著爬出浴池。

尉遲肅卻走得又快又急，懶得理他。

哼，這壞東西以往老是黏著他不放，現在卻不一樣了，認識了他不認識的人，和他不認識的人有了約定……這沒什麼不好，可是莫名的，他心裡就是不舒坦。

翌日一到武校場就見到尉遲禦。

尉遲肅的臉整個臭到極限。肯定是父皇昨晚賜馬的事在後宮傳得沸沸揚揚，所以尉遲禦才會跑來。

冷眼看著那個小笨蛋教尉遲禦怎麼騎馬、怎麼打拳，他心裡就是悶得難過。

打從帶粲兒到武校場之後，他越來越開朗、越來越不怕生，那爽朗的笑容，感染著周遭的人，也吸引著一些人。

這種狀況對粲兒是好的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卻有種說不出的苦悶。

「唷，臉臭成這樣，是誰得罪你了？」桂肖如蹦蹦跳跳地來到他身旁。

「妳說呢？」

桂肖如很自然地看向尉遲粲，瞧他眉飛色舞地跟那個她不認識的人解說什麼，她又調回目光。

「二王子似乎越來越不怕生了。」她很豪邁地想要勾上尉遲肅的肩頭，無奈長得不夠高，只好往他身上一靠。「這是好事啊，你在不開心什麼？」

「不怕生是好事，但也要看對象。」

「那個人不好嗎？」她以前沒瞧過那個人，無從置評。

「他……」尉遲肅驀地噤聲，暗罵自己腦袋不靈光，竟連後宮的事也險些說出口。後宮有太多事是不能說的，因為難保不會在日後惹來麻煩。

尤其桂肖如又是個沒心眼的小姑娘，替她惹來麻煩，那不是他樂見的。

「怎麼？」

「沒事。」

「你可不可以別吊人胃口？」

「誰吊妳胃口？」他逕自走開。

桂肖如險些跌倒，氣得哇哇叫，索性往他背上一跳，非要他背著自己不可。

「妳！桂肖如，妳到底知不知道自個兒是姑娘家？」他沒好氣地道。

「我還是娃呢，要人背啊。」她耍賴地環住他的頸項。

尉遲肅回頭瞪她，卻見她扮著鬼臉，不禁低低輕笑。

「唷，玩得這麼開心。」

「賓。」尉遲肅抬眼，笑著問候。「怎麼還在宮裡？」

「這什麼話？咱們兄弟多久才見一次面，你就這麼急著趕我走。」尉遲賓故作不滿。

「哪兒的話，我是想說馬兒都分配好了，說不定你已經回沛歲。」

「就算要走，也會告知你一聲，我來找你是代人傳訊，不過……」尉遲賓上下打量著還黏在他背上不下來的桂肖如。「我是不是打擾你們了？」

桂肖如聞言，趕忙跳下來。「什麼打擾不打擾，鬧著玩而已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賓，你也太瞧得起我了，這種丫頭……」尉遲肅瞟了桂肖如一眼。「我的胃口可沒好得可以屈就。」

才幾歲的丫頭，雖說臉蛋嬌俏，但那豪邁的江湖兒女性子，他可吃不消。

「喂，你以為我就看得起你嗎？」桂肖如被他那不屑的眼神給惹毛。

「妳千萬別看得起我。」

「你！」桂肖如揮拳要打，尉遲肅拔腿就跑還順道拉著尉遲賓。

「哈哈哈！」尉遲肅放聲笑著。

「也好，趁現在多笑點，否則待會到朝天殿後，就不確定你笑不笑得出來。」跟在他身旁一起跑的尉遲賓笑道。

「朝天殿？」他狐疑的瞇起眼。

「我剛剛不是說了代人傳訊？」

另一頭，正在教尉遲禦上馬的尉遲禦，聽見笑聲，回頭望去，見到大哥笑得開朗，不由得一怔。

「怎麼了？」尉遲禦笑問著。

「沒事。」他揚笑，裝作若無其事，但他的心裡卻抱怨著。

大哥真不公平，他一靠近，他就喊熱，可他方才就肯背著肖如……兩人還有說有笑，現在還打打鬧鬧的。

「欸，難不成大皇兄是看上桂家千金？」

「嗄？」

「大哥的眼光還真好，桂家千金……可是價值連城。」尉遲禦哼笑了聲。

尉遲禦不解地蹙起眉。肖如是人又不是貨品，哪來價值連城的說法？

看肖如那嬌俏模樣，大哥都已經跟著尉遲賓走了，她卻還是眼巴巴地注視著。

小姑娘的想法全寫在臉上。

大哥呢？大哥又是怎麼想的？

一回長春宮，沒瞧見尉遲肅，問了宮人，也沒人知道他去哪，尉遲禦只好在長春宮裡等著。這一等，就等到半夜三更，他才回來。

尉遲肅躡手躡腳地回寢殿，才剛脫下外袍，身後便傳來聲音。

「大哥。」

他回頭。「你還沒睡？」

「你去哪？」

「我去……」他頓了下，往床畔一坐。「父皇找我。」

「父皇找你？」尉遲禦急了。「難道是因為昨天的事，父皇生氣了，所以找你罰你？」

瞧他一臉緊張惶恐，尉遲肅不禁覺得好笑，「你想太多了，父皇找我去，是跟我談了一些事。」

「談什麼？」知道大哥不是被罰，尉遲禦才放下心來。

「就談……」

「不能說？」

「也不是。」他沒有什麼不能跟禦兒說的，但就怕說了之後，會讓兩人的兄弟情生變……看著他，考慮了下，他才壓低聲音道：「父皇要我往後早朝時，跟著他的貼身太監一起上早朝，在旁學習。」

告訴禦兒應該沒關係，畢竟他不像尉遲禦那麼小鼻子小眼睛。

尉遲禦瞪大眼，突地緊抱住他，欣喜若狂地說：「大哥，這是天大的好事，這代表父皇要重用你呀。」

尉遲肅很滿意他的反應。就知道這小子不會跟他來那套嫉妒憤恨、爭權奪利的爛戲碼，但，是說……自己這是怎麼回事？

近來，只要禦兒一貼上來，就讓他的心頭隱隱發顫……說不出為什麼，但總覺得有幾分古怪。

「你到底要抱多久，還不放開？」他沒好氣地將他推開。

尉遲禦不滿的抿了抿嘴。「肖如抱著你就沒關係……」

「她……你無聊，跟個小姑娘有什麼好比的？倒是你，不是忙著教禦騎馬嗎？我瞧你倒是跟他玩得挺開心的。」他撇嘴哼笑，然話一出口，他便一愣——自己到底是怎麼了？

這語氣酸得很……酸什麼？這笨蛋能多和別人相處也是好事，不過……對了，因為對象是尉遲禦，非得謹慎不可。

想了下，他說服了自己。

「大哥才是呢，大哥總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跟其他我不認識的人玩得好開心，卻從來不會那樣對我笑。」記憶中，大哥曾笑過幾回，但都是在母妃面前，面對他的時候，可以不冷著臉就該偷笑了。

「你是娃兒嗎？跟我說這些，真是夠了。過去過去，我要睡了。」他嘴裡叨唸著，唇角卻不自覺地微勾起來。

本來想要回他同樣也是跟不認識的人玩在一塊，可想想這話說出來實在幼稚，自己可不能跟他一樣幼稚。

畢竟，眼前正是要好好把握的時機，他絕對要趁勢爬到尉遲禦頭上不可。

尉遲禦十分可憐地扁起嘴，乖乖躺下，瞧尉遲肅也躺下了，就偷偷地摸到他背後

抱著他。

「……尉遲粲，你給我差不多一點。」天氣熱得要死還貼著他，到底要不要讓他睡？

「不管。」他執拗道，貼得更緊。

尉遲肅閉了閉眼，不再睬他，卻發現他的手悄悄地摸到前頭，該死的是，不偏不倚地撫過他的乳尖，瞬間，彷彿有什麼竄過胸口，他敏感地坐了起來。

「大哥？」尉遲粲不解地看他，雖然搞不清楚狀況，但退讓就對了。「好嘛，大哥要真的討厭，那我就朝內牆睡。」

說著，他哀怨地翻過身，面壁思過。

尉遲肅瞪著他，撫向胸口，但那股酥麻卻已不在。

是錯覺吧……是吧。

他再次躺下，不再細想，滿腦子想著明日早朝時，自己要保持清醒仔細聆聽，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，他抓住了，就絕不會放手。

早朝時，大皇子尉遲肅出現在朝天殿上、皇帝的身側時，震動了朝廷，文武百官無不議論紛紛，君心難測，讓底下各黨派的大臣開始跟著搖擺不定。

尉遲肅則仔細聆聽著百官的上奏，下朝之後隨父皇回粹心殿，和諸位大臣共商大策，包括律例制訂和天災防患等等重大事項，又要學習禮儀和國家重典，讓他每天忙得無暇和尉遲粲多談兩句，一沾枕便沉沉睡去。

原本，百官認定，大皇子上朝聽政，不過是皇上一時興起，沒想到一晃眼，竟然過了三年。

而就在皇上指派大皇子上天壇祭祖時，首輔穆宣棋已無法再容忍，趁著早朝上奏時，提出——

「皇上，微臣記得大皇子兩年前曾經上疏提議沛歲城清江疏濬工程，如今適逢清江再次氾濫成災，何不讓大皇子前往沛歲城將當初的想法施為一番，以解沛歲城百姓年年遭受水患之苦。」

尉遲肅聞言，微瞇起眼暗罵。

穆首輔乃是皇后之父，如今提出這建議，肯定是為了阻止他祭祖，也認定他極有可能是皇位繼承人，才使計要將他調往沛歲城，斬他後路。

然，要是以為這麼做就能將他除去，就將他看得太扁了。

「肅兒，意下如何？」尉遲慕問著。

「孩兒願意。」他單膝跪下。「絕不負父皇所望。」

「好，你就擇日起程吧。」

「謝父皇。」

下了朝，得到父皇同意的尉遲肅拿出官員名單，要從六部裡挑出幾個官員隨他至沛歲城，養成心腹，開始培養自己的勢力。

穆家老賊以為可以除去他，卻不知這麼做，反倒可以助他羽翼漸豐。

他的母妃娘家並沒有太多勢力，唯一能結為盟友的，就是封地在沛歲城的興臨王

了，再加上他從六部和軍務都所挑出的人，假以時日，就能成一番氣候。他的算盤打得又精又響，卻壓根沒注意到尉遲粲日日鬱鬱寡歡。直到臨行前一日，將睡之時，尉遲粲又偷偷地抱著他。

「……尉遲粲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六歲。」

「你還要不要臉？」六歲？他敢說自己還不敢聽呐。

「管他的，我只知道我要跟大哥分開很久很久……」

「不過就幾年。」沒好氣地回頭瞪著他，卻見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已經蓄滿淚水。

「你哭什麼？」

「我沒哭。」

「沒哭這是什麼？」他手往他的眼眶一揩，將手攤在他面前。

「我捨不得大哥嘛……」

「哼，之前聽聞馬商玉家的少爺重傷，你急得向父皇請命，跑了一趟碎陽城，依我看，你待那玉衡之還比較上心。」

「大哥，那不一樣，衡之是命危，我當然得去見他才成。」尉遲粲喃著，張開雙臂緊擁著他，把臉埋進他的胸膛。

「那我也不過是要去沛歲城而已，你有必要這麼誇張嗎？」他輕撫著他的頭。這壞東西三年來抽高不少，五官也更顯立體，沒了軟軟的頰肉給他掐，膚色也在武校場曬成蜜色，眉間添了英氣，成了個俊俏的少年郎。

「沛歲城離京城較遠，更何況大哥此去是為了興水利，沒有三年五載，是不可能回得來的，況且我不能隨意出宮。」說著，忍不住扁起嘴來。

這種被需求的滋味完全地滿足了尉遲肅，忍不住像小時候那樣，親了親他的臉頰。尉遲粲怔住，張大眼瞧著他。

這注視教他意識到自己竟在不知不覺中做出這動作，尉遲肅有些赧然，「你忘了你小時候一哭，我都是這麼做的？」他輕咳了聲，掩飾自己的不自在。

真是見鬼了，簡直是鬼迷心竅，就連他也不敢相信自己會這麼做。

「那我真是虧大了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大哥不准我哭，我就不哭的……」早知道大哥還是這麼疼自己，他真的不介意多哭個幾回。

「胡說八道。」他啼笑皆非，用力地揉了揉弟弟的頭，再正色道：「要記住，我不在你的身邊，你行事要更加小心，千萬別太出鋒頭，懂嗎？」

如今，他總算懂母妃當年為何老是要他息事寧人、不爭不搶，更不要他嶄露頭角，原因就出在其他皇子擁有太多外戚在朝，權勢一把抓，而勢單力薄的他，一旦搶他人鋒頭，自然就會變成眼中釘。

但，衝著他來吧，他頂得住。

「還有，別跟禦走太近，至於肖如和墨澈，你倒是可以多加親近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對了……」他叨唸著，就怕弟弟疏忽大意，出了岔子，而他人不在宮中，遠水救不了近火。

就這樣叨叨絮絮地說了好久，兩人才相擁入眠。

翌日，離情依依，坐在馬上的尉遲肅胸口發疼，眼發酸，總算有點明白為什麼粲兒那般捨不得自己了。

Crescent